

大眾文藝叢書

珍貴的寶

立 高 著

生活書店



珍貴的果實

著 高 立

天下出版



珍貴的果實

著者 立 高

發行者 葛 一 虹

出版者 天 下 出 版 社

北京地安門內米糧庫三號
電報掛號：七九二七號

· 印 翻 准 不 · 有 所 權 版 ·

版初京北月四年一五九一

(京) 0001—8000

前記

當我看到五星紅旗在天安門樹起來，廣場上人羣狂歡慶祝的時候；當我看到林立的烟囪冒出烟，工人愉快地進行着和平生產的時候；當我看到上萬萬的農民擺脫了幾千年的封建剝削，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種着的時候；當我看到街上的青年男女洋溢着興奮快樂的情緒生活着，學習着的時候；……我是怎樣的高興呵！我們的祖國解放了！『中國人民站起來了！』人民自己做了國家的主人，這怎麼能不使人高興得淌出眼淚呢？！

但是在這同時，不知不覺地又使我想起了，我們祖國所走過的道路是多麼的坎坷不平、曲折複雜！我們化了多少代價經受了多少艱難呵！我們的軍隊和人民在一起向敵人做了多少拼死的戰鬥，戰勝了多少兇殘的敵人，真正是，在每一寸解放了的國土上，都灑下了烈士們的鮮血！這又使我感到沉痛和驕傲。

這時候，我首先想起的是八年抗日戰爭。一想到抗日戰爭，我就想起了八路軍爲了保衛家鄉，保護人民，和日寇進行的那些英勇壯烈的殘酷戰鬥。想起了在狼牙山上抗擊日寇的五壯士；

他們打到只剩下五個人，射出了最後一顆子彈，把槍用石頭搗碎，一個、一個、一個，像勇敢的燕子一樣，毫不猶疑地跳下了萬丈懸崖。我又想起那個堅持平原游擊戰爭的英雄，「五一」反掃蕩他被敵人沖散，主力撤進山裡，那一帶地區暫時變了質，他一個人偷偷生活在野地裡，吃豆葉、草根活著，挨餓受凍不肯停止戰鬥。有一天他和其他掉隊失聯絡的戰士們偶然會合在一起，他們就自動組成組織，又去勇敢地殺敵人，整整堅持了二、三年，直等到我軍重新打過去。他們立下了驚人的功勳。想到爬在雪山上的戰士們，也想到不見日光，常久戰鬥在地道的戰士們。同時也想到和我們並肩埋雷、破路、打擊敵人的人民羣衆，和爲了掩護我們的傷員，被日寇用馬刀刺了手臂而不肯招供的大娘。……在那些艱苦年月裡，英雄們用鮮血創造了不能泯滅的奇蹟。我們就這樣

在血泊裡，風雪裡苦戰了八年，終於取得了抗戰的勝利。可是這時，國民黨和美帝國主義勾結在一塊，使用着美國武器又向我們殺來了。人民解放軍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揮下，在廣大人民的支持下，全部殲滅了八百萬反動軍隊，並把美蔣反動匪幫趕下了中國大陸，全國才獲得了解放。

在這些刀對刀槍對槍的鬥爭中，我們犧牲了多少英雄的同志！他們爲了我們今天的勝利，在那複雜艱難、犬牙交錯的鬥爭裡，在黨的領導下，用盡了自己的智慧，流盡了自己最後的鮮血！祖國的英雄是太多太多了，他們是不應該被人忘記的！但是，描寫解放戰爭時期的作品有了一些，然而直到現在，描寫八路軍英勇奮鬥的作品仍然寥寥。我被一種責任心促使着寫了這篇東西，

可是寫得不好。不過我想：沒有珠砂的時候紅土也是有用的。因爲，對我們鬥爭過來的人說，起碼可以喚起一些回憶，在勝利了的今天，不要忘記了過去那些流血的，艱苦的日子！要珍貴我們的勝利，保衛我們的勝利！對沒有經過這些鬥爭的人們說，起碼也可以告訴他們勝利的珍貴，要愛惜它！保衛它！

現在美帝國主義的血手伸進了朝鮮，而且已延燒到我國的邊境。並且，那些野獸們正策謀着侵入我國領上，夢想和日本帝國主義一樣的來屠殺，魚肉我們解放了的人民。我們能够坐視嗎？决不能够！因爲我們已洒過了無數的鮮血，我們的血不能白流！我們要起來保衛我們珍貴的果實。

這就是我寫這篇東西的動機。可是，我不知道它能否起一點這樣的做用。我且把它拿出來，做爲拋磚引玉吧！

我們的祖國是偉大的！我們的人民是英勇的！願能多多產生描寫我們的英雄的作品，來鼓舞我們的人民去更勇敢地戰鬥！

一九四四年正月間一個晚上，刮着牛叫一般的大黃風，扁担粗的乾樹枝都吹折下來；塵土翻上翻下，把天上的星星厚厚地遮住，村莊、樹林……一片昏昏暗暗，好像要天塌地陷了。這時，一支輕裝的游擊隊，迎着風飛速地直向敵佔區的縱深前進着。他們一個緊跟着一個，使勁地望着前面脖子上的白手巾。因爲，隔上三兩步就什麼也看不見了。望望後面，一撮撮的篝火被風捲着捲着，已經有十里地開外了。可是那鬼一樣嚎嚎的看溝的叫聲，隨着風飄過來，仍隱隱可以聽到。前面，從小孔裡射出一點一點的光亮，再翻轉身一看，前後左右都有光亮。「碉堡！」同志們都在心裡默默的說，「進入敵人肚子裡來了。」

隊伍一聲不響地行進着。最前面是一個個子高大的人，他穿着一件大棉襖，袍子前角掖在「搭包」上，駁壳槍的帶子套在脖子裡，大拇指緊緊地按着機頭。一個嚮導靠着他的右肩走着。這就是樊隊長。風沙撲打在他的臉上，像針尖釘一樣疼，寒風吹透他的棉衣連心都吹冷了；但他一

直挺着胸昂着頭，拉開大步一直向前。好像這時區隊長和政委的話仍在他耳邊清脆地響着：「同志！這次下山，任務是艱苦的，沉重的！要大膽，謹慎地搞！但是，不要懼怕犧牲！同志，千千萬萬的同胞在日寇的鐵蹄下受着痛苦，他們等待着我們去搭救他們。不要辜負他們的希望！要記住！——勝利了不要驕傲，失敗了不要氣餒；發揚共產黨員的偉大精神！……」他忽然想到前年麥夏時的情景，這一帶是多麼快樂而幸福的呵！白天人們唱着小曲在田裡種地，晚上小學校裡擠滿了青年的男女，識字、唱歌；一過節期到處是秧歌舞、霸王鞭、軍民聯歡晚會，可是，就在那時，敵人從四面八方殺進來了。戰士們在村莊、在田野、在每一個角落和敵人展開了你死我活的戰鬥。戰士們爲了保衛中國的每一寸土地，洒盡最後一滴血。但是我們的力量終於太小呵！敵人集中了全部兵力對付着我們。日寇！慘絕人寰的野獸開始了對婦老兒童們的大屠殺！鮮血染紅了發黃的麥野，順着田壩橫流，老人的頭掛在堡子門口，赤身的婦女吊在樹頭；敵人向地道裡澆水放毒，機關槍對準手無寸鐵的農民，我們死了多少血肉兄弟呵！這滔天的仇恨怎能不報？！可是，這時部隊接到了分散撤離的命令，一股一股突出敵人的網羅和騎兵的追擊，暫時別離了這一帶的父老，保存了人民的武裝力量，……轉眼，已經一年有半了。這一年多，整個解放區一天一天的惡化，但我們沒有失掉勝利的信心，黨提出了號召：「敵進我進！」「到敵後的敵後去！」是呵！只有勇往直前，去消滅敵人！擴大解放區！取得最後勝利！

風仍捲着沙土吼叫着，隊伍仍一聲不響地，在這夜的曠野裡飛速地前進着。

『吧！』槍響。

樊隊長一把拉住嚮導條地蹲了下去。後面的戰士們像得到命令一樣同時匍匐在地上，手中握緊着步槍，注視着昏暗的前方。樊隊長用眼掃着四方，機警地支起耳朵聽着，但，除了風聲，什麼也聽不到看不見。樊隊長用極低的聲音向嚮導問道：『同志，前面有敵人的據點嗎？』

『前面二里地就是敵人的崗樓，王八旦的們常常無故打槍放砲，怕咱們的區小隊襲擊。』嚮導說。樊隊長閃着光亮的眼睛，冷靜地判斷着，默默地點一點頭。他正想命令隊伍繼續前進，指導員從後面彎着腰走上來：『怎麼樣？』樊隊長沉着地說：『繼續前進！敵人心虛，知道他們的末日來了，哈哈，』他在嗓子眼裡暗暗地笑了一下。

隊伍仍向前開進了，走出一條道溝，前面出現了一個村子，樊隊長急忙拉住嚮導：『怎麼？村子！』嚮導還沒有答話，村子裡傳出了狗叫聲，樊隊長馬上又蹲了下去，戰士們隨着爬在了冰硬的道溝裡，上牙碰着下牙。

『說好不進村子，你怎麼？……』樊隊長在黑暗裡直瞪着嚮導。

『樊隊長，』那嚮導用手遮着嘴指着前面說：『劉區長就在村外二里地等着接頭呢！』

『這離崗樓多遠？』

「『勝來地吧。』」

「是呀，那怎麼行？狗一咬敵人要發覺的！」樊隊長心裡怪怨他不懂軍事常識。

「樊隊長，」衛導叫的很親切，「你放心吧了，我常領區小隊出發的，應該怎樣幹，我比你知道的清楚；這兒沒有道可以繞，再繞就到崗樓下面了，不然，咱就走崗樓下面過！」他用眼望着樊隊長等他的回答。樊隊長沉靜了一下，向後面發着命令：「向後傳！脚步放輕！」口令一個挨一個傳下去，他又對衛導說：「走村邊！」衛導，這個將近四十來歲的中年人似乎有些不高興了，氣恨恨地回答了一句：「知道！」就自己放開了脚步，樊隊長翻過身緊趕了幾步，抓住衛導同志的手，似乎怕他逃掉似的。

他們躡着腳尖，一步、一步走近村邊，雖然沒有一點聲息，還是被狗發覺了。好幾隻狗同時吼叫起來，「該殺的狗！」樊隊長心裡惡狠狠地罵了一句，又向後傳道：「脚步放輕！」「脚步放輕！」「脚步放輕！」……戰士們響聲有力地向後面的人傳着。……

「吧！」崗樓上冒了一股火，接着「咯咯咯咯」一梭子機槍響，子彈掠過夜空，從村頭上飛過，戰士們緊跑了幾步掩在壕根下面，全村的狗都叫了起來。「不要慌！」樊隊長壓低聲音叫。風吱吱地吹着，四面崗樓都響起了槍聲，點起了照明的火把，把天都照得紅通通的。戰士們的心卜卜地跳動着。指揮員抓住樊隊長說：「你估計情況怎麼樣？」樊隊長咬着嘴唇，兩眼銳利

的四面觀察着。指導員又擔心地說：『敵人不會出來吧？』樊隊長沒有動一動，仍望着四面騰起的火說：『難說，』他心裏想：敵人敢出來只有拚！但他心裡忽然又亂起來：和當地負責同志還沒有接上關係，腳沒站穩，真打起來，就和盲人瞎馬一般，這樣大的目標，……他向嚮導同志問道：『敵人夜間出來嗎？』『有時出來，敵人知道我們這邊沒有大部隊。』嚮導同志的聲音有些緊張。樊隊長思索了一下，馬上決定道：『走！不要蹲在這裡！跑步！』他命一中隊長張鎖子和嚮導在前面，自己隨在最後面掌握情況。

風呼號着，四村的狗都叫起來，崗樓上的槍聲更密更緊了。剛跑過村子，敵人的步槍已向他們平射過來。『敵人出來了，』樊隊長判斷着槍聲說，『往前傳！不要還槍！動作快點！』戰士們右手拿着槍，左手按緊手榴彈、刺刀，不使它發出聲響，迅速地跳下道溝，一個跟着一個，彎着腰跑步向東南前進。

走了一里多地，槍聲停了，敵人並沒有發現我們的去向，同志們剛鬆下心，就聽到『拍、拍、拍！』三下掌聲，樊隊長一怔，馬上又清醒過來，也照樣擊了三下掌，一個人從道旁黑黢黢的墳地邊出現了，那人壓低聲音喊：『老樊，……』『老劉！』樊隊長聽出了這個熟習的聲音，也呼叫了一聲。劉區長迅速撲了過來，抱住了一中隊長張鎖子，嘴裡喃喃地說着：『老樊，老樊呀，可把你們盼來了！』張鎖子不禁嘿嘿笑出來：『差了輩啦，你聽我是誰？』樊隊長上來一把握

住劉區長，「這是我們一中隊長！」樊隊長介紹道。劉區長放開鎖子說：「都是一樣，一樣，……」

「辛苦了！老劉，這一年多……」樊隊長緊握着劉區長的手說。

「彼此一樣！好，總算有個頭緒啦！」

劉區長和樊隊長都是本縣人，他們都是在三七年參加工作的，劉區長那時當區助理員，樊隊長是區小隊長，後來區小隊升到主力團，他們才分了手，以後也不斷見面，自這一帶地區變質以後，主力撤走，地方幹部和游擊小隊一直堅持着，和敵人做着生死的鬥爭，他們整天盼着主力回來從新開闢這一帶的工作，總算盼到了呵！還有什麼能比這更興奮人哪？！

狗叫、槍聲、和鬼子嗚哩哇啦的叫喊聲，轟門聲響成一團。劉區長說：「馬上離開這裏！敵人進村了！」嚮導在一邊喃喃地說：「馬莊又要吃虧了！媽的！」劉區長這時才發現他，一把抱住他的肩：「老梁！辛苦你！」「區長，你聽！」他仍關心着馬莊的事，劉區長心裡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敵人最大的本事是對付老百姓。」

「老劉，」樊隊長狠狠地說：「叫狗×的再瘋狂一時吧！馬上叫它看看我們的顏色！」

「走！快走！老梁，奔莊頭！區小隊走動面！」區長命令着。

隊伍又在風沙裡向前飛奔了，東邊升起來的一勾月亮，昏昏暗暗。四處仍響着槍聲，樊隊長

和劉區長緊緊地拉着手，注意地望着前面，前進！前進！……

二

莊頭村范老常，半夜多了才拐着腿摸進家來，范大娘嘆着他回來晚，就不住的嘟囔開了：「担多大兇險呵！這環境兒變成這樣子，還敢這麼鬧呵！砸了你條腿還嫌不夠，非賣了腦袋才死心呵！你鬧吧，你……」范老常躺下只管想着村長被扣進城的事，一直也沒有答言，可是范大娘氣頭越來越大，見他不吭聲就賭氣說：「哼！那八路軍都是些小白眼兒狼兒！你們那黨也是說話不算話！如今財主們又挺起腰來了，你還……」

「你住嘴！」范老常實在忍不住了，氣狠狠地叫了一聲。

「住嘴！我說錯了？前年鬼子掃蕩，那個排長叫什麼？對了，姓樊，叫樊中的，他掛了彩，他那嘴多甜呀！」「大娘，八路軍誓死跟老百姓在一塊！死也忘不了你們！……」哼哼，我一把屎一把尿的照護他，把他當親小子待，担那驚險！你說，他好了，躡一翅子進了山躲他們的自在去了，撂下咱們就……難道人受多大的折磨？他們……」

「你少胡說吧！同志們在山裡也是有鬼子的！你！」氣得老常咬着牙。

「我，我，我怎麼？就說區長，一個多月不到咱村來了！我錯說了他們！嗯？」范大娘癱地坐起來喘着粗氣，把身旁的生生也給吵醒了。生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驚得猛坐起來，趕快穿衣裳，一面急急地問：「奶奶，鬼子下來了？……」范大娘一把抱住生生就喂喂地哭起來。

「唉！」老常重重地嘆了一口氣。他是村支部書記，負着整個村的重要責任。他心裡千頭萬緒絞成一個疙瘩。好多話怎麼向他、和那些落後羣衆們說呢？跟他們說：「不要着急，熬着吧！黨，上級的眼光大，不要光看眼時，不要光瞅咱們這一片兒……」他們那裡肯聽！灰心的灰心，喪氣的喪氣，主張把糧食如數繳給敵人，「胡說！」他心裡罵道：「糧食就是老百姓的命！絕不能繳給敵人！」可是，村長被扣起來了，人命要緊，怎麼辦呢？區長究竟在哪兒呢？唉！這是什麼環境兒？跟上級都接不上頭啦！……

窗外的風忽塔忽塔地敲着窗戶紙，大娘的眼淚滲進生生的頭髮，生生仰起臉伸出手，擦着奶奶流下來的熱淚：「奶奶，別哭，我爹，和中叔叔他們一定忘不了咱們，我做夢夢見他們回來了哩！……」奶奶沒有吭氣，只把臉緊緊偎在生生的頭上，眼淚，向下流。……

「通！通通！」後牆響，老常機警地一下坐起來。「通！通通！」老常的心霍地亮了，像是在迷失了路的夜裡，出現了一盞燈。他迅速披上大襖，拿了拐杖說：「別叨叨了！咱的人來了。」

」就三步兩步走出屋子來。

「老常！」房上邊一個人用氣音叫。那是劉區長。「區長呵？」老常看見了房上的兩個人影子，高興得聲音都有些顫抖。劉區長已和另一個人扒着牆頭輕輕跳下來。

「區小隊也來了？」老常問。

「來了！」區長的聲音充滿了高興。老常在黑暗中看不出另一個人是誰就問：「這是……」

「大伯！」樊隊長抓住老人的雙手，「不認得嗎？我是樊中，前年……」老常雙手緊抱住樊隊長：「呵，剛才還叨唸你哩，呀，快進屋暖一暖！」

老常進屋小聲說：「快把窗戶遮起來！」生生拿起一張棉被掛在釘好的釘上，老常從桌上摸着洋火點着燈說：「快屋來吧！」劉區長和樊隊長一前一後進來，生生親熱地叫：「劉區長！」但他的眼光却盯在另一個陌生人的臉上，兩隻眼瞪得銅鈴般大，小嘴烏鴉似地張着不動，過了一會忽然雙腳跳起來：「中叔叔！奶奶！你看中叔叔！」生生一下撲到樊隊長懷裡。

「生生，大娘！」樊隊長熱情地呼出來，聲音也有些顫抖。

「是你嗎？」大娘擦着曇花的眼，樊隊長坐在炕沿上，大娘抓住他冰冷的雙手，眼淚又滾滾流下來。

「看你呀，大娘，」區長興緻騰騰地叫道：「樊隊長給你帶來喜信啦！你看怎麼樣？我說小

鬼子鬼子離不開不了吧！」

大娘滿臉笑的皺起來，淚珠兒沿着皺紋一階一階向下滾。「好！你們回來就好！」

樊隊長心一酸，眼淚也差一點湧出來。本來，這次回到這一帶是一個喜信，大娘對他的一番恩情，要好好感謝一下；可是，他忽然想起范保祥——老常大伯的兒子來，在去年反掃蕩中掩護羣衆撤退，他帶領一個班守着沙河渡口，他和全班同志光榮的犧牲了。這一帶地區變了質，烈士書是否送來了呢？他想着……

「中兒，」大娘是還稱呼樊隊長的，「咱國來了多少人？」

「多了去了！哈哈。」樊隊長強笑出來，安慰老人家。

「在那兒？」

「在村後樹行子休息。」劉區長說，「老樊升了大隊長了。」

「好孩子多會也有出息，」大娘讚許着，忽然又說：「同志們在外邊，那麼麼行？這大冷的天，把孩子們凍壞了哩！不是快喚他們進家來。」大娘說着挪下炕，好像要親自去叫他們。

「是呵！進家吧。」老常順手提起了拐杖。這時樊隊長似乎才發現老常大伯的腿癱了。「你的腿？……」

「唉！」老常輕輕地嘆息了一下，接着狠狠地說：「這就是那仇氣呀！有話咱慢慢說，我先

把同志們領回來。」劉區長攔住他：「先別，這家也盛不下，我們商量一下再說。找找拴柱他們！」

「老劉，」樊隊長說：「不要驚動人太多暴露了目標。」

「放心，都是黨內的同志。」

「我去！」生生報奮勇。他已經跳下了坑，樊隊長一看生生說：「不到兩年長這麼高了。」用手撫摸着生生的頭，生生靠緊樊隊長說：「中叔叔，我今年十二啦，嘿嘿！」他高興的笑了一聲就往外跑，老常趕忙喊住他，囑咐他不要叫門，打後牆，找拴柱，老溫，清泉三個人。生生撇了一下嘴，翻爺爺一眼說：「知道，看你囉嗦的！」就快步走出門去了。老常罵了聲：「這淘氣孩子！」也跟了出去，一直送他出了大門。

「生生訓練出來了！」樊隊長笑着望一望大娘和劉區長。

「唉！」大娘嘆着氣，「年月趕的呀！唉！」她嘆口氣，又忽然問道：「中兒，生生他爹還跟你們一個團不？」

大娘終於問到滿保祥的事。怎樣回答她呢？他還沒有開口，大娘又問：「他還好吧？得了傷，他當了班長了，唉，他那孩子，做了半輩子莊稼，還能當班長！」樊隊長說：「保祥挺進步。」大娘又問：「他日噙在那兒？」「他，他，……」「在那兒啦？看你……」「大娘，